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

衍至德之義

仁

太極圖周惇頤所作以授二程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朱熹曰周子說出太極大段分明指出如惻隱之端

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若看得太極分明則盡見得天下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道理元無虧欠也

臣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句即經言天地之性人為貴也就四德言之則仁禮為體義智為用就仁之一德言之仁是愛之體愛是仁之用如邢昺孝經疏所云愛生于真則真是體愛是用也所云

烝烝至性是爲愛心溫凊搔摩是爲愛迹則心是體迹是用也聖人主靜如天地揫斂收藏故能流行發育衆人雖失之于動然太極動處本自有善無惡如以烝烝至性之真心而發爲溫凊搔摩之迹節節推去以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也

西銘張載于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其後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處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

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于天賦形于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于道也故天地之塞吾其體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天地之帥吾其性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人物並生于天地之間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于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亦如己之儕輩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

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紀綱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于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于等倫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之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

害仁曰賊戕滅天理自絶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

濟惡者不

才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之子其踐形惟肖者也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子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惡旨酒崇伯子大禹崇伯之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鄭穎考叔為穎谷封人事之錫類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見左傳

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考叔之愛其母而施及鄭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不弛勞而厎豫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晉獻公之子其恭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曾子名參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全歸也事天者能體其所受于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伯奇周大夫尹吉甫之子不得于親作履霜操也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于從而順令也事天者能勇于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富貴福澤將

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大奉于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于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于人父母之于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于驕以顔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于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于天也

朱熹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于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

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于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于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又曰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

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古之君子惟其見道理眞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于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

臣按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西銘之作惟以孝子之事親明仁人之事天亦言乎無可加也但以事親爲事天之樣子而無餘事矣先儒謂通書周惇頤著言誠西銘言仁臣以爲西銘一書乃經文事

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之數言耳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乃明察之工夫也

程顥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胡居仁曰醫書以手足風頑爲不仁程子善之蓋人而不仁私意蔽隔天理不能貫通天地萬物漠然與己無干如風頑之人手足疾痛不相管攝也

臣按先儒手足不仁之喻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疾痛痾癢無不相關自吾一本之親而分形共氣而千姓百族而飛潛動植有一知之未明處之未當此心負疚如人之支體凡諸皮膚爪髮竅竅

剪割針刺所傷甚細蜂蠆蚊蝨所苦甚輕而有當前變色申旦不寐者乃其精神之貫通故也而況手持足行不可須臾偏廢者而可聽其漠不相關已乎然而起手足之痿痺者不治手足也治其運動手足之元氣而已矣致民物之阜安者不事民物也事其流通于民物之仁愛而已矣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此予辜之痛其病處乃其仁也已辛立人已達達人治病之方也親親爲大不

治標而治本也

朱熹論仁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巳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所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所不包其發用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

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原百行之本是則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乎求仁也

臣按天之德統于元人之德統于仁夫子贊易已明言之矣天之四德見于春夏秋冬之序人之四

德見于愛恭宜别之情而愛恭宜别之情必于與人接物而見方其未與人接物之時則惟有父母故曰仁主于愛而愛莫先于事親自此而推則其用不窮故學者求仁莫若盡孝孝盡則性盡而四德兼舉矣釋氏之欲割慈忍愛惟不知用其情故也夫子于易卦有時言天地之心有時言天地萬物之情天地萬物皆有情而人顧獨無情乎于父母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故儒者之愛親者不

敢惡于人公也順也佛氏之出家棄父母而慈悲衆生僞也悖也孝經之作垂教于天下後世豈不大哉

又曰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初不必求之于恍惚有無之間也

臣按人子之于親亦非徒愛矣自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以至于得萬國之歡心成配天之絶業誠非愛之一字所得而盡而實仁之一字所得而兼也所貴于主敬者愛敬交盡也所貴于致知者經事知宜變事知權也必舜之察于人倫而後求之未嘗不在側殺之不可得也若申生伋子衛宣公之子則猶未免于愚之蔽者也

又曰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通

流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于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絶于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

臣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所以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一坎仁民是二坎愛物是三坎也如使第一坎不盈即無由達于第二坎經云愛敬盡于事親盡者盈之謂也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則達于第二坎矣

真德秀曰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不可以一言盡之朱子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葢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自漢以來儒者只將愛字說仁自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故爲人心之全德

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之所以能愛者葢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

臣按愛之理乃天地生物之心可謂究極根柢之論然此心之所以附麗于形氣之中者資始于父資生于母愛親之心乃所謂本其所以生者也故仁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孝子以父母之心爲心

陳淳曰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

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凊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爲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常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爲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賔禮也所以懇惻于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爲敬賔之實

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為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為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

臣按此條第一節專以親親言仁義禮智信皆歸

到親親之仁蓋論其體段則義禮智信自然皆具于仁之中然須有存養體驗之功故先儒又言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推之義禮智信凡一德之中各具五德此致一之道也

薛瑄曰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能愛矣又曰滿腔子惻隱之心即藹然天地生物之心又曰纔有私便不能推所以爲不仁又曰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又曰有一毫

忮害之心即非仁矣

臣按天地生物之心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然而私則隔刻則傷忮害則自伐也天下未有已愛其親而不欲人之愛其親者故無私也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故無刻也不敢惡于人故無忮害也仁豈遠乎哉

胡居仁曰韓子唐韓愈以博愛爲仁雖不是猶勝以覺言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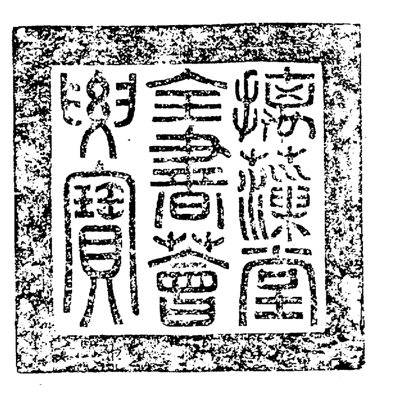
臣按覺之不可以訓仁所謂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于認欲為理者有之矣蓋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而言亦可見是仁之包乎智若專指此有知覺者為仁之全體大用則是求之于恍惚有無之間也邪曷疏愛親者不敢惡于人以不敢惡于人為博愛蓋孝是真性為愛之理之本而推己及物施德敎于天下為民興利除害所以大其愛也故經又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

遺其親韓子曰博愛之謂仁特未探其本爾羅欽順曰程子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蓋以凡賦形于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為性有知無知無非出于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脉絡之連屬無絲毫空闊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渾然也

臣按渾然同體者萬殊之所以一本也然而自父母二人而推之有九族自九族而百姓自百姓而

萬邦至于澤及草木仁及禽獸則截然不紊者固在渾然同體之中一本之所以萬殊也此亦西銘之意也

已上仁之德之至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八十九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

衍至德之義

義

易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 利物足以和義

朱熹曰義有個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和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是不和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和處安得謂之不利如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安得謂之利又曰義則是一個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直是有内外之辨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于是至于天地萬物無不得其所亦只是利之和爾

臣按經文地之義也句注以利物為義釋之邢昺正義曰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為義也可

見孝經非夫子不能作

家人卦名彖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程頤傳曰無尊嚴則孝敬衰

臣按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又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夫子于家人彖傳稱父母為嚴君盖家人之嗃嗃以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婦子之嘻嘻以情勝義終吝

也父子之親所謂恩掩義者也且猶如此况萬事萬物哉此可見義之德之本于孝也

泰卦名象釋一卦之象為大象夫子所作曰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程頤傳曰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民之生必頼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臣按義者宜也必天地明察而後可言輔相彼庶

人之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實君師左右之也故曰

天子之孝曰就

書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

臣按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自天性之親而推之親疎厚薄各當其分自膝下之養而至于經權常變無適不然邇之以睦九族遠之以懷萬邦此誥之所以合于經也其卒乃曰垂裕後昆亦猶既醉之詩所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

禮記禮運曰義者藝藝事也之分仁之節也協于藝講于仁得之者强

陳澔集說曰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處于外者以義為分限之宜心之發于内者以義為品節之制協于藝者合其事理之宜也講于仁者商度其愛心之親疎厚薄而協合乎行事之大小輕重一以義為裁制焉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之者强

臣按經言德義可尊劉炫河間景城人仕隋歴官大學博士炫既得王邵

所送古文孝經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揩疑以明之曰德者得于理也義者宜于事也理得在于心宜事見于外故能為人所尊炫之言可與禮運相發明臣又以為經言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以德則為悖德盖不商度其愛心之親疏厚薄而協合乎行事之大小輕重故也惟其不得于理是以不宜于事民無則焉君子不貴何强之有表記曰義者天下之制也義方而嚴人心知所畏憚故得之者强

春秋秋七月　隱公六年

胡安國傳曰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者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時也

者孝子仁人之所致慎也冬温而夏凊生事之時也春禴而秋嘗祭享之時也蓋天道於此一變也夫物之向榮也人則有欣悦之情焉物之凋殘也人則有零落之感焉仁人孝子覩天之道體親之心蓋有怵惕不安者矣公羊傳公羊子名高著春秋傳曰雖無事首時過必書閏時之變志而不忘也秋七月者坤土兑金之交天於萬物未忍殺之而且生之故於德為利其在人則為義所以斷制事物月令

是月也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命有司脩法制戮有罪嚴斷刑夫子於此有慎用兵刑之意焉秋七月無事書之亦以志喜也推仁人孝子之心以為兵刑者不得已而有事云爾

論語子曰君子義以為質

張栻曰義以方外易坤卦文言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為體葢物則森然具於秉彞之内此義之所以為

體也

臣按夫子於坤之六二小象則曰地道光也文言則曰方其義也義以方外蓋方者坤之德地之形也經以孝為地之義又曰因地之利而注以為因地利以行義邢昺正義曰五土分植而一以宜之者大順之理也百行殊途而一以致之者大中之要也如父母順而宜兄弟宜家人則是以動而有常者為方也論語言君子義以為質是方者為體

質而又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乃所謂義
之和也亦可為因地利以行義矣

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朱熹集注曰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
襲掩取也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
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
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
而得之也

臣按義是人心之斷制就一事所處而言如父母宜慈子宜孝君宜仁臣宜敬義也推之兄弟之宜序夫婦之宜別朋友之宜信百姓之衆四海之大宜有以遂其生復其性樹木禽獸宜以時伐焉以時殺焉則事事皆合於義矣浩然之氣亦不過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耳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乃所謂生也如其欲取孝名而割股割骨肉以療親疾毀傷遺體或致滅生廬墓結廬于墓非先王之制乃所

謂襲也生是從本而生襲是自外而襲萬事萬物各自有當然之理然一事一物處之不得其宜心所不安即為大本之累告子以義為外是先不知萬事萬物之理皆自一本而推也使告子而為割股廬墓之事則能之以冥然無覺悍然不顧之心性而欲其有和氣愉色婉容則必不然矣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朱熹曰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所同然也

臣按天下事物雖至衆多然其大端不過倫紀而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尤其天性之真切者也故先儒每舉以槩其餘聖人孝治天下正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莫大于是耳經云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此人心無不悅理義之明証也

正蒙書名張載著神化篇篇名曰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義以

（復常道為本不復常道非義也故經正而後義精）精義入神動一靜也（義以處事動也）

（于處事之義而能研精入神由粗造精微而難度是動一靜也）精義入神則無方（精義入神則是萬物之理吾皆能合其精粗隱顯而一之是無方所也）

臣按經即五品之人倫反經為本是義以孝為本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猶經言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無方猶經言無所不通若明儒薛瑄所云灑掃應對之所以然即精義入神之妙則又足以發宋儒未盡之蘊也

或問程顥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個理不知集義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着一個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何如溫凊當何如然後能盡孝道也

臣按先儒立論不特舉一以例其餘亦以孝為萬事萬理之根本如何則為盡愛敬如何則為悖德禮以至于經權常變處之各適其宜于凡天下之

事理亦自節節迎刃而解矣

程頤曰孔子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盖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

臣按禮記曰春生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則是仁可該禮義可該智朱子所謂仁義門庭對立者也此言仁體義用則又有以見其一闔一闢之妙人皆膠于太極圖之言中也仁也用之所以行正

也義也體之所以立而不知夫義之為用乃所以斷制夫萬物一體之心而與以各當之分如以愛親之心而博愛必無不得其愛之宜者也故程子又表而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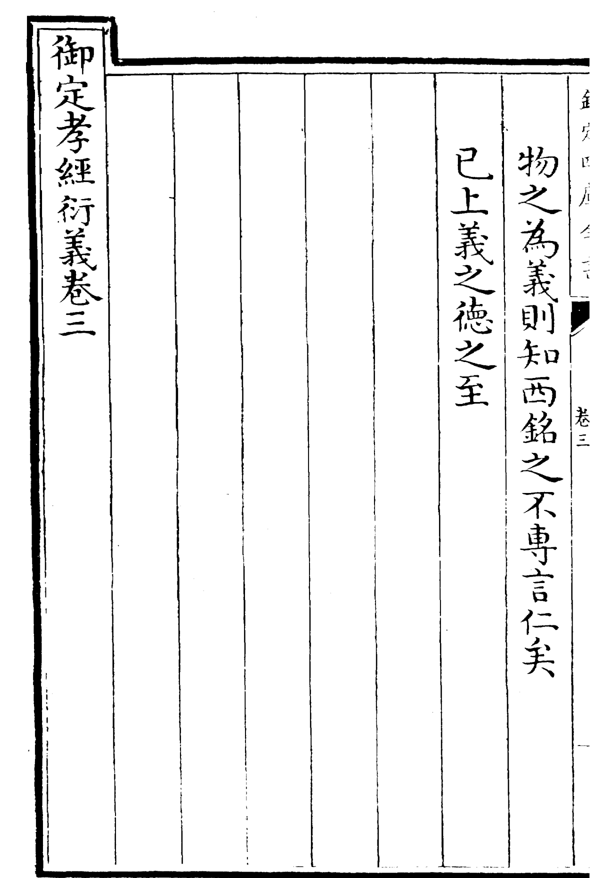
薛瑄曰義者天命之性也君子行義而盡其性則天命在是

臣按此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君子不冀無妄之福不懼無妄之禍安于義也然而禍之去

非因避也福之来不可辭也西銘曰不弛勞而底
豫舜其功也亶其然乎
髙攀龍曰伊川程頤先生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此二語
即聖人艮止心法當其寂也心為在物之理義之藏於
無眹也當其感也心為處物之義理之呈于各當也故
君子不從心以為理但循物而為義不從心為理者公
也循物為義者順也故曰廓然大公物来順應故曰聖
人之喜怒在物不在已八元當舉當舉之理在八元當

舉而舉之義也四凶當罪當罪之理在四凶當罪而罪之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此之謂内外兩忘澄然無事也

臣按因物付物義也西銘以之言仁矣聖其合德賢其秀也故元凱十六族謂之才子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而否德敗類亦不得而不誅殛也故四凶謂之不才子為天之宗子者何所庸心于其間哉知因物付



物之爲義則知西銘之不專言仁矣

已上義之德之至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

衍至德之義

禮

易乾文言曰亨者嘉之會也　嘉會足以合禮

朱熹曰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

臣按此言乾以亨之德通暢萬物使嘉美會聚而君子嘉美萬物之所會聚以法天之亨也盖百行萬善皆原于孝則孝乃嘉美之會聚君子盡敬于己之親而不敢慢于人親疎厚薄尊畢大小皆有情文以相接德既充實則動而與禮合也故孝為禮之本

書堯典虞書篇名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朱熹曰堯欽明文思是本領能敬故能明能明故文理詳察燦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深遠而皆本于自然不出于勉強信恭而能讓也

臣按經曰禮者敬而已矣欽則敬之主于中者恭讓則敬之見于外者由其本于天性之嚴故無所勉強所敬者寡而所悅者衆故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格于上下猶經言天地明察也

臣又按易贊乾德首言元書贊堯德首言欽故仁

敬者帝王之心法也全部易書或推天道或論人事要歸于元全部尚書或本帝德或述王功要歸于欽推而論之春秋之首元體仁也曲禮之毋不敬主敬也詩首二南關雎之摯而有别鵲巢之迎送成禮持己之敬也麟趾騶虞之應逮物之仁也或專言仁可以統敬或專言敬可以該仁或先言仁繼之以敬或先言敬繼之以仁乾之九二曰仁以行之坤之六二卽曰敬以直內其體本相成也

堯之欽恭內外一于敬矣而其效則九族百姓萬邦遠邇一于仁矣其用亦相及也若夫慈愛恭敬孝敬之大義也愛莫切于愛親仁之本也敬莫切于敬親敬之本也聖賢之言始終反復變化錯綜皆是一理天地萬物之高下散殊皆此孝之理之所發皇充周者故旁通曲暢于後所衍愛敬二條云

仲虺之誥曰以禮制心

臣按此仲虺勉成湯以建中于民者也禮者天理之節文禮之所在而此心之中自然不敢過不敢不及若制之者然也如愛親敬親之心無窮極者也何如而可謂之盡而經曰愛敬盡于事親則亦有自然之節文而弗敢過也弗敢不及也慢惡于人之心所本無也而自愛敬其親而推及于人則施之有等殺所以節之使不過視之如一體所以文之使無不及也此太極圖說之所以不曰禮而

曰中也

詩大雅大明篇名其三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朱善曰聖人之德敬為大敬者德之輿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而足以求多福以之治人而足以受方國其德不回即其心之敬者為之也

臣按此與文王篇之言緝熙敬止皆言文王之德

之至也前章曰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朱熹集傳曰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然則文王者以敬德為無忝者也昭事上帝是乾吾父坤吾母也以受方國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然則敬者禮之質而孝者禮之本也

臣又按思齊之詩四章曰不聞亦式式謂法度也皇矣之詩七章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亦法也

帝之則者天理自然之則也文王性與天合雖事
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于法度不作聰明而
順天理自然之則所謂無體之禮也而思齊則追
本于大任之齊莊皇矣則追本于王季之能度物
之義然則文王之德之靡悔乃所以合于式則也

商頌（商時祭宗廟之樂歌）長發（首章有長發其祥句因以名篇）其二章曰率履不
越遂視既發三章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朱熹集傳曰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商之始祖）能循

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旣以應之矣湯之生也應期而降其聖敬又日躋升

臣按唐虞之世契為司徒教人以五品之人倫而二典未有形容其德者長發之詩頌其能循禮而不過越盖那商頌首篇之篇所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者疑亦指契也湯之聖敬日躋乃其家法而夫子之作經則以禮者敬而已矣一語真切示人此魯大夫閔馬父所謂先王之傳

恭不敢專者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傳非創自己事見國語

禮記曲禮古經之篇名為四十九篇之首曰毋不敬毋禁止辭

范祖禹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真德秀曰曲禮一篇為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為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

臣按禮記四十九篇雖雜出于諸儒所記而毋不

敬三字乃古今之遺文而記者取以為一書之發端明學者當知要守約也詩三百篇其要在思無邪書五十八篇其要在執中禮記四十九篇其要在毋不敬其致一也如經之言敬而已矣者亦是竭盡而無餘之詞然必以子敬其父弟敬其兄臣敬其君者為之要故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春秋左傳子大叔鄭大夫游吉見趙簡子晉卿趙鞅簡子問揖讓

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産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昭公二十五年公名裯

臣按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邢昺正

義云此經全與左傳鄭子太叔答趙簡子問禮同其異一兩字而已明孝之于禮其義同也今按生其六氣至奉之三十五字悉是論制禮之由故并及之以後乃是言先王所制之禮以教民者故析而附之教所由生之義一條

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

范祖禹曰凡禮之體主于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

朱熹曰見君父自然用嚴敬此是人情願非由抑勒

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纔出勉強便是不和

臣按有子專言禮之用而兩先儒皆兼言禮之體蓋敬之中本有自然之和也論父子之愛愛先于嚴則和乃是敬之本論君臣之義義斷于恩則敬乃是和之質要之纔說敬便是和敬君父之心自然而然不約而同者也纔說和又是敬發而中節也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程頤作四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于前其中則遷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彛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去聲吉凶榮辱惟其所名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来

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于思志士勵行守之于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饒魯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張載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是一件詳略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是二件言是言視聽動是行又約之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止言非禮不動聖賢之言有詳

有約顔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臣按此是謂約之以禮者也朱熹曰說文書名許慎著謂勿字是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蓋心為一身之主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之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要之勿之云者非强制之使不行也君子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非禮之来自然務決去之而無所依違苟且所謂為善必果

為不善必不果者也

中庸二十七章敦厚以崇禮

楊時曰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僞皆不知天命者也

臣按敦厚然後有以崇禮則不梏于儀章器數之末敦厚而不崇禮則有直情徑行之弊此朱子一定不易之說也然楊時天所秩也一語已見得禮之大原出于孝也以禮為忠信之薄者不能盡其

天性者也以禮為偽者悖禮者也

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朱熹曰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之如溫凊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又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此節文也就親親中而言則有親疎迤邐到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纔到節文處功用便廣了

臣按經文言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

于四海由近及遠即其節也于己曰盡于百姓曰加于四海曰刑既内自盡又必加被于人為所法則即其文也此功用之所以廣也

張載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之以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之以成性也

臣按性即天地之性也禮之本出于敬親之性而人之未成性者更須以禮之齊莊祗肅者持之所

謂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者也孝為天經地義

禮亦為天經地義故曰禮即天地之德也顔子至

明至健即四勿工夫便可至于天地明察勉勉以

此亦猶孝如曾子而後可以授經也

朱熹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所以謂之禮而不謂之理

者有着實處只説理却空去了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

者此理無形影故作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

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之節文有父子便有

事父之節文其他莫不皆然

臣按愛親嚴君之心乃天理之自然其中亦自然無過無不及非待節文之後而後等殺其間也然而無此準則遂無可憑據則有至性本自過人而自外于名教者此禮之所由設也

薛瑄曰程子論恭敬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察況精

微之理乎又曰惟敬足以神明其德又曰敬則卓然敬則光明又曰敬則立怠則虛

臣按敬者因于嚴者也嚴者生于愛者也夫子作經則于敬之一字加詳焉此先儒所以有主敬之學也以敬親言之拜伏擎跪是為敬迹恭在外者也肅肅悚悚是為敬心敬在內者也敬者禮之本也居則致其敬無往而弗敬者也心肅容莊者卓然之象視明聽聰者光明之符神明孝弟非二事

也所謂立于禮也由放肆致昏迷由昏迷愈放肆

怠者曰偷之謂也悖德悖禮不在于善故曰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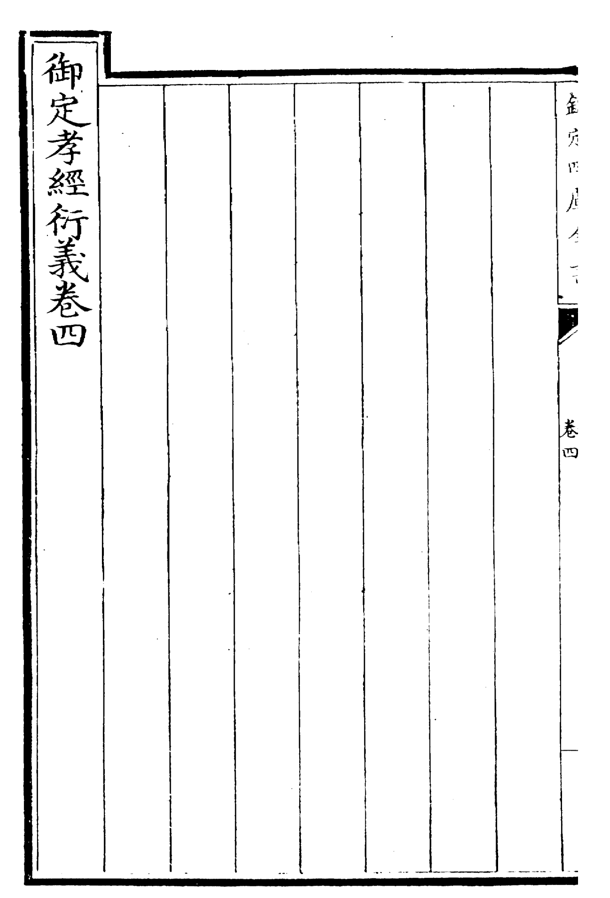
胡居仁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履薄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来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是敬之正意程子主

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為喻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精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于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又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臣按古今之言敬者備于是矣然諸儒之言大抵

言其工夫效驗處惟曽子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者乃是夫子因嚴教敬之本旨整齊嚴肅固是入頭處更須以曽子之臨深履薄者為德之基則必無流于禪定之弊矣

已上禮之德之至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

衍至德之義

智

易乾文言曰貞者事之幹也　貞固足以幹事

朱熹曰貞正也知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明至靈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又曰仁為四德之首而

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貞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不貞則無以為元也

臣按乾元之貫乎天德之始終固也先儒又推其義以為元不始于元而始于貞者何也天下之理一而已理之所是則是理之所非則非而天下之人以一己之是非為是非者何其衆也楊氏以為

我為義不自知其非義也墨氏以兼愛為仁不自知其非仁也為老氏者以清淨無為為是而不自知其謬也為佛氏者以虛無寂滅為是而不自知其誕也子莫鄉愿之流各以其依違兩可者為是而不自知其執一也亂德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窮理格物而已矣乾九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致知之事知斯二者弗去者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則有生則惡可已之樂而非助長者也如是則

人倫日用之間燦然其有節文截然其有斷制本之人事而行乎理義之中者仁智循環不窮合之氣化而統乎亨利之間者貞元相際不絶矣經曰天明地察神明彰矣此謂知之至也此謂孝之至也

書舜典虞書篇名濬哲文明濬深哲智言舜之德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

臣按中庸第六章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第十七章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四岳薦舜之詞首曰克諧以

孝而史臣贊舜之德恊合于帝堯者首曰濬哲文明蓋舜不幸處父子之變非深沉而有智亦無以成其大孝所謂殺之不可得即求常在側以至暴風雷雨衆懼失常而舜行不迷乃其智之通于神明者也若中庸所稱用中于民孟子所稱善與人同豈非文理而光明之極處要自其幽潛之孝德所發見也故曰虞舜其弗可及也已矣

詩大雅皇矣篇名其四章曰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明能察是非

也克類能別善惡也克長克君

臣按春秋左氏傳魯昭公二十八年成鱄晉大夫對魏獻子晉卿魏舒引此詩而釋之曰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蓋能察是非乃所以照臨四方也能分善惡此心之所以勤施無私也經之稱明王者二焉一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一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夫王者于天則能知其經常之大于地則能析其物土之

宜則于智之德至矣盡矣何有于察是非分善惡也然則訓之曰克明克類之謂明克長克君之謂王可也

論語子曰知者利仁

臣按知即全德中之能分别是非者也父之當慈子之當孝兄之當友弟之當恭乃不得不然之理知者之人為父盡慈為子盡孝為兄盡友為弟盡恭有所操存而不亡有所經理而不亂者也人苟

無此分別是非之識則于術之邪正事之公私必不能辯于幾微而其流極則以為我為義兼愛為仁而悖天地之正性矣故曰論工夫且須利仁自明而誠也

中庸三十一章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朱熹曰仁義禮智之知與聰明睿知便是一箇睿知是擴充較大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睿是深通處文理

密察是聖人于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文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别

臣按聰明睿知生知之智也理細于文密精于理察又加于密故曰小德川流以經義言之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孝子之心無所不明察者也五性之德俱為川流其中又支分節解孝乃大德敦化也

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輔廣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蓋其智為物昏而知之不明非智矣

臣按智字當兼本心之虛靈知覺與體認操存處而言經既以事父母之孝極之于天地之明察而繼之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本以孝故能明察既明察矣而又深切

丁寧于必有尊必有先之故蓋脩身慎行隨事精察又無時而可忽者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知孩笑可提抱者也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羅欽順曰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

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知近時有以良知為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哉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認知覺為性之謬爾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曽莫之能辯則亦何以講學為哉

臣按經文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注云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于孩幼

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于父母也孟子之言本于曾子子思故與經合注不言敬兄者知敬父母自然知敬兄矣此其所以為良知也彼後世之所謂致良知者若曰推極其愛親敬長之良知以窮盡天下之事理則何不可之有乃誤認人心之有知覺為良知則是離乎愛親敬長以為之說無異于佛氏之云覺而孩提之童四句孟子亦可以不必言矣此欽順所以辯之甚力

也

通書周惇頤著理性命篇此篇言理乃人心之太極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熹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若陰陽性命鬼神往来則不亦微乎

臣按易言知微知彰此述其意言知彰而不知微未可謂之智也然而陰陽性命鬼神往来非有二

理即天地知幽明之故即始終知生死之說即聚散知鬼神之情狀此窮理之事也天經地義幽明之故也死生之義備矣死生之說也鬼神著矣鬼神之情狀也知周乎物所以正也知過乎物所以鑿也是故明庶物察人倫者生知之智也知彰則知微矣靈而瑩其惟孝子乎其惟孝子乎

已上智之德之至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九十二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

衍至德之義

信

易乾文言曰九三忠信所以進德也

朱熹本義曰忠信本于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

又曰忠信只是實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弟之德一日進一日

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

臣按乾卦備元亨利貞之德而二之成德在于仁三之進德在于誠終日乾乾夕猶惕若形容誠與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形容畏都極危切

无妄卦名元亨利貞

程頤傳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天地合其德也

臣按无妄之義程傳釋之以至誠而本義釋之以實理天地之生生不窮以是故也无妄之元亨利貞即乾之元亨利貞乾之君子行此四德者自強不息无妄之君子行此四德者至誠無息也物物而與之以无妄者天之四德事事而與之以无妄者人之四德然非逐事逐物而為之安排布置也雷以動之生生之運用也則陰陽和而萬物育矣人之動而以天焉生生之連續也則父毋順而萬

事得矣无妄之君子體各正性命之義爲底豫之舜爲歸全之參爲申生之恭爲伯奇之順惟所命之無不順受其正者也

中孚 卦名 豚魚吉

程頤傳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魚則無不至矣所以吉也

臣按孚字之義朱子嘗舉字說云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

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鮮得極有精理

今按卦序自中孚以前凡六十卦其言孚者亦屢

矣或彖辭或爻辭或孚在人或孚在巳吉凶悔吝

各以其物惟中孚專以名卦其彖辭獨取象于豚

魚而夫子釋之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程傳信能

及于豚魚信道至矣葢嘗稽諸史冊所記天地間

感應之事則未有神奇于孝德所孚者如魚之為

王氏名祥而躍笋之為孟氏名宗而生泉之為姜氏名詩

而湧以至于董生邵南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以上事詳孝行而韓愈之馴鱷魚之暴亦事之相類者聖人取象于信及豚魚誠有以也

書太甲上太甲湯孫也商史録伊尹告戒太甲之辭為上中下三篇因以名之也曰克終允德

蔡沉集傳曰允信也有諸已之謂信實有其德于身也

太甲中曰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蔡沉集傳曰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于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悦

蔡沉集傳曰此言湯德所以協于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

臣按伊尹之訓太甲也營宮于桐使親近烈祖成湯之陵墓湯墓在桐則是以奉先之孝興發其仁義禮

智之本心使之知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之義也允
德乃性之所自有向者狎習不順理義之人是以
至于敗度敗禮今大甲因思念其祖而克終信德
故史紀之于上篇之終而中篇申之以允德協于
下又舉成湯之子惠困窮民心悅服而言是允德
之見于愛者乃仁之信也仁而信則禮義智無不
信矣下篇云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之一字自
此始誠也允也信也皆所以實其仁義禮智之德

者也

咸有一德伊尹致仕而去恐大甲德不純一作此篇以諫戒商史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蔡沉傳曰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之雜則無往而不凶

臣按一者誠也一德即允德一其德則篤于愛敬順而吉也二三其德則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逆而凶也伊尹此篇始曰眷求一德遂曰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又曰惟天佑于一德惟民歸于一德
而又兩言惟一一言克一而卒之以一哉王心蓋
反覆致意于上天下民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
以見有此一德則百行萬善皆實無此一德則百
行萬善皆僞而已矣嗣王之惟新厥德以視乃烈
祖者為之本則善原于一而動罔不臧豈顧問哉

周官成王訓廸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曰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
休作僞心勞日拙

蔡沉傳曰當有實得于巳不可從事于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

臣按此雖訓戒臣下之詞亦可見成王聖心之純念爾祖而修厥德以不敢惡慢之誠而為諄諄之誨也

詩大雅下武篇名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之緒而有天下也其二章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朱熹集傳曰配對也京鎬京也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于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謂之孚矣

朱善曰世德皆實心之形著天命即實理之流行

三章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式則皆法也

朱熹集傳曰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為可法耳

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臣按宋儒陳鵬飛曰王者之德著于人而可信者謂之孚存于心而不忘者謂之孝天下皆知法武王之德而不知德之可法者本于聖人之孝也旨哉言乎孝為信德之至而至德者先王之所以順天下也不煩辭說而自明者矣

論語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朱熹曰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生生之理

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于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于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

臣按直即是誠君子罔無所往而不用其誠若至于事父事兄本原之地有不信實則為刑戮之人矣人未有不誠于孝弟而誠于他者善乎宋儒楊時有言曰古人于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此則于孩提稍長之際而充實其愛敬之心而培

植其生生之本作聖之功不外于是矣
中庸第十六章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胡炳文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于此章見之
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
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説盡矣六經言誠自
商書始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
其旨微矣
臣按不欺不息合真實二字誠之解無餘藴矣中

庸不于子臣弟友夫婦言誠而以鬼神言誠明乎誠者天之所以為元亨利貞人之所以為仁義禮智天人合一之理也在天則其所以元亨利貞者眞實而無一息之妄在聖人之心則其所以仁義禮智者亦眞實而無一息之妄在天則但可言不息在人則可兼言不欺不欺則究亦不息矣天之德莫大于生而非誠則無以成化育人之行莫大于孝而非誠則無以盡愛敬此信之德所以並仁

義禮智而為五也故二十五章曰誠者物之終始

又曰性之德也

臣又按宋儒饒魯曰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而陰陽合散莫非眞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未明有指鬼神于佛老而競為淫祀以邀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使天下後世皆知率性之道則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誠則知後世淫祀之

幻妄者非誠矣臣請即其說而申之曰祖宗之精氣存乎子孫之身者也子孫之所以續于祖宗者誠為之續也生則親安之安其誠也祭則鬼享之享其誠也夫以嚙指而心痛者生人之誠可相通也其不歆乎非類者死者之誠不相接也佛老之徒既生不能致愛敬于父母而淫祀以求福者反以考妣之道媚其匪類不亦偽乎鬼神德之盛也孝德之至也一誠而已矣

二十章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朱熹曰反諸身是反求于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實有此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

臣按朱熹此言假設以警人使知反求于心也其實孝之事未有不出于中心之所誠然者但是父母有不順雖愛敬已盡猶當負罪引慝耳必至于動天地感鬼神而後為誠也孟子曰至誠而不動

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中庸之理得孟

子而益明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

行求仁莫近焉

朱熹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

之義父子之親道理本備于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

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眞箇忠事親眞箇孝莫

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

作人自然快活

陳櫟曰實有此理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曰仁

臣按孟子此章即中庸之義疏也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是舉萬物皆備中衆理之總名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自順乎親而信乎友獲乎上無一之非誠矣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當明善以誠身也

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誠即大極也通者方出而賦于物性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于已性之成也

聖誠而已矣誠五

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可見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果而確無難焉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臣按通書挈一誠字為主誠為太極繼善為陽動誠之通成性為陰靜誠之復以在人者而推合于天也故曰于圖已為五行之性矣其曰五常之本

百行之源猶中庸言以達德行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也之意至易而行難者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何以信乎友獲乎上故難也果而確無難焉一誠而五常百行皆實有于我矣

朱熹曰五者之中所謂信者眞實无妄之理也仁義禮智皆真實无妄故信不必言　或謂仁義禮智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亦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

四者又如土于四時各寄旺十八日或謂旺于戊已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旺又曰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又為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為四德之實也實字與孟子仁之實事親是也之實同

臣按春木夏火秋金冬水此四行之本位也以夏之首承春之末以秋之首承夏之末以冬之首承秋之末此四行之有本位即有界限節次而土之旺于四季者其故可推也故四時之信天下之大

信也旺于四季者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于是而
極其盛在人則仁義禮智亦各自充積極其盛也
然而春生者天道之始親親者人道之始則土之
實此四行者亦必自春生為始信之實此四德者
亦必自親親為始也又眞德秀曰陽之性健木火
屬焉在人則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則
為義智而土則二氣之冲和性亦兼乎健順蓋後
天之卦坤土在離火兌金之交而居其間有傳續

之義惟其沖和而兼健順故也尤旺于季夏者為離火之子兌金之母也自人而言則仁禮陽也健也主乎親者也義智陰也順也主乎嚴者也信則沖和而兼健順誠乎愛者必生敬誠乎敬者又生愛也

薛瑄曰秉心塞淵可以為積德之要思無疆思無斁可以為進學之要思無邪乃誠身之要又曰反身而誠則實有諸己矣又曰勿起一念之妄誠可存矣又曰誠不

動人當責諸已

臣按秉操也塞實也淵深也言其操心誠實而淵深也此衛風定之方中之篇之辭也無疆者思之遠也無斁者無厭斁也無邪者無邪意也此魯頌駉篇之辭也詩人美衛之文公魯之僖公皆言其誠實无妄之心致牧馬之盛亦誠能動物之一証也人而無此誠實无妄之心則凡有所為而必不成即使萬念皆實而一念或妄則亦隨所為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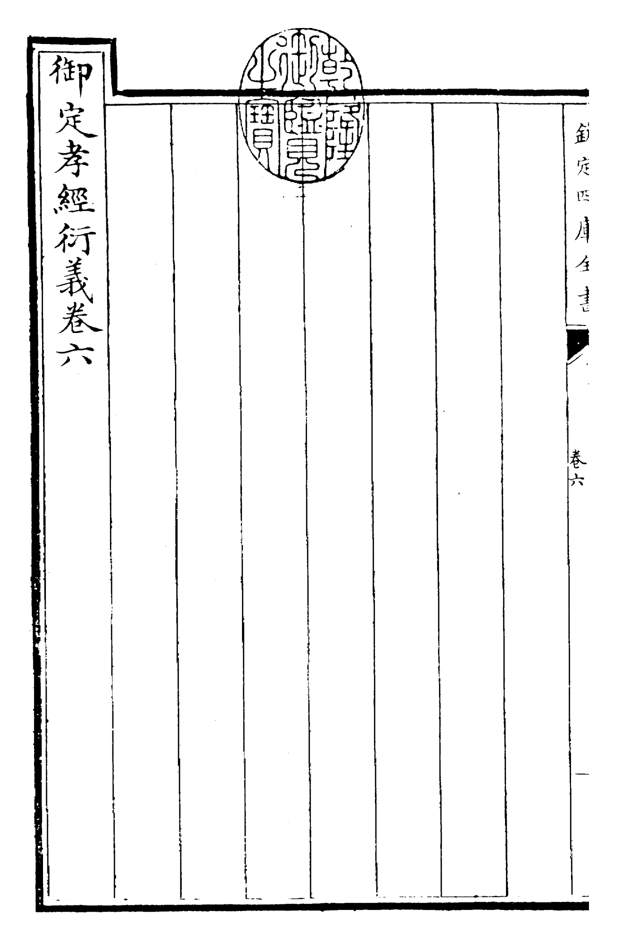
而罔功者也而況家庭父子之間溫凊定省之際豈其載爾偽而為之者乎明善誠身以順乎親則四德皆實而百行皆成矣

胡居仁曰理無不實心無不正之謂誠故荀子名况以養心莫善于誠周程譏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即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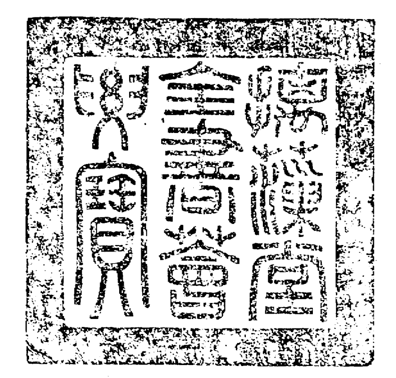
臣按此以誠訓成也四時備而為天道之成而四季之月又四時之各一成也四德備而為人道之

成而仁之至義之盡禮之會智之固又四德之各為一成也愛則誠愛敬則誠敬愛敬各為一成也終于立身孝子成身始中終為一成也此皆其理之無不實心之無不正者為之也如其有待于養則未成而不得謂之誠矣此荀況之說所以見譏于周程也

已上信之德之至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貢生臣左顒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九十三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

衍要道之義

臣按天地之數不過五而已五行之性即五品之倫猶之河圖之以五生數統五成數也箕子之陳洪範也曰彞倫攸叙而初一曰五行然則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即所以叙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别朋友之信也故謂之曰五典

是天地所秩也帝之所慎羙也司徒之所以敬布也曰人紀曰顯道是湯文之所以王也五三之隆聖人所以經緯天地而立人極者以此而已夫子之作春秋也胡安國以為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敦而汪克寛又為之説曰春秋書王正月書天王書公即位書公在之類所以叙君臣之倫書王世子子同生書列國世子之類所以叙父子之倫書王后王姬魯夫人魯女之類所以叙夫婦之倫

書弟倿夫弟叔肹弟年之類所以叙兄弟之倫書列國邦交紀諸侯大夫屢盟之失信所以叙朋友之倫事見各條蓋為當世之王公卿士滅理窮欲淪綱斁紀畔道而去之者言之也子思子之作中庸也述夫子之言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夫子於魯哀公則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則又為夫異端曲學索隱行怪不知康莊之通會砥矢之平直者言之也故曰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此孝經之所以謂之要道也然而道者渾然太極而已即是五者之倫為道之位即是五倫之所主為道之名也蓋自其萬象森具者言之則程頤之説詳矣謂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

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自其冲漠無朕者言之則朱熹之説精矣謂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一物也然則道之有五實位而非虛位也定名而非强名也而易之言立人道曰仁與義則是以五為

二也何也朱熹又言之矣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也臣又因其意而釋之曰五行各一其性而木仁中有火禮金義中有水智土信以冲和而兼健順五性一仁義也言父子之仁可以該夫婦之别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也言君臣之義可以該

長幼之序敬在君則忠敬在長則順也而朋友則夾輔乎獲上事親之間五倫一忠孝也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五倫又一孝也葢父子即為要道而非有為父子之道之要者也臣故依五性之德以五品之倫行為五條於父子尤詳其於經傳之文有不可析者亦多載於父子一條之內云

父子

易說卦傳夫子所作十翼之一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朱震曰將說天地生物而先言人者天地之性人為貴萬物皆備於人也乾天也為陰之父坤地也為陽之母萬物分天地也男女分萬物也察乎此則天地

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同體是故聖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伐一草木殺一禽獸非其時謂之不孝柴中行曰物物有男女之象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以人言之耳或曰乾坤生萬物孰見其長中少物自為父母而生也殊不知父母之生即天地之生豈父母之外別有天地之生乎

臣按西銘發端乾稱父坤稱母六字本此然由乾父坤母而生六子則夫婦兄弟之倫具矣乾坤之

策當萬物之數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以至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而仁民愛物之序見矣此所以民吾同胞物吾與者也然非廣心浩大而求諸天地之間萬物之紛賾也亦盡吾心於事親而已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事親如事天又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故事天如事親

書太誥篇名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命管叔蔡叔霍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

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若考作室既底法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厥子乃弗肯堂堂基矧肯構造屋厥父菑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厥子乃弗肯播播種矧肯穫刈穫厥考翼敬事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為其子者如此則其考敬事者執肯曰吾有後弗棄我之基業乎

臣按蔡沉集傳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肯構肯穫而延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

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申喻不可不終
武功之意臣以為大誥雖成王之誥天下而實出
周公之辭所以繼志述事而為成王明昭前人之
烈成有天下者之孝也然而堂構播穫之喻則為
人考者所以望後嗣者同為人子者所宜念厥考
之法與菑而卒成其所圖之功者亦同也故孝經
注曰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
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

詩邶風邶鄘衛皆衛詩凱風篇名南風謂之凱風其一章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孔頴達正義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夭夭然得長盛以興寛仁之母以己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母實亦劬勞病苦也

二章曰凱風自南吹彼棘薪言棘已長成可析為薪也母氏聖善我

無令人

孔頴達正義曰言風從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使得成薪以興寛仁之母能以己慈愛之情養我七子皆得長成然風吹難養之棘以成就猶母長養七子以成人則我之母氏有叡智之善德但我七子無善人之行以報之

三章曰爰有寒泉在浚衛邑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孔頴達正義曰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

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也

卒章曰睍睆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孔頴達正義曰言黄鳥有睍睆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子當和其顔色順其辭令也令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由顔色不悦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黄鳥之不如也論語曰色難註云和顔悦色是

為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陳傅良曰瞽瞍曰頑舜則負罪聖人豈緣飾哉其心誠曰吾罪焉而已矣此詩每曰有子七人蓋曰吾屬在此無益也抑以見一門兄弟皆舜耕歷山氣象

臣按小序凱風美孝子也觀詞氣之隱痛則非他人所能代者定為七子之自責者是矣以南風長養萬物喻慈母之鞠育其子以棘之難長自心而

薪喻非聖善之恩勤無以至今日也凱風盛於夏

日寒泉夏所宜飲浸潤於人已則無以為奉養黄

鳥鳴於夏木能善其音容已則不能下氣怡聲以

悦母氏斯二物之不如有子雖多無一能報母德

者其言徵婉深至可當于田之泣卒能回母之志

亦幾於瞍之允若也

魏風陟岵篇名岵音戸山無草木曰岵其一章曰陟彼岵兮瞻望父

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猶尚也慎旃哉猶來無

止為人所獲二章曰陟彼屺山有草木曰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謂死而棄其屍也三章曰陟彼岡山脊曰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俱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小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輔廣曰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既想像其念己之言又想像其祝己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則斯人也必能以其親之心為心亦可謂賢矣

臣按汝墳之婦人能勉其夫以念父母而敬君之事汝墳之卒章曰父母孔邇列女傳云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遺父母憂陟岵之孝子念父母而還代其父母之言勉己以敬其君之事皆可為為人臣子者明君親一體之誼也

小雅小弁篇名周幽王信讒放其太子宜臼太子之傅為作詩其三章曰維桑與梓二木名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連也于毛不離麗也于裏心腹天之生我我辰時也安在

朱熹集傳曰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太子為父所放耳并言母者以人皆有父母之恩故連言之）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臣按孟子稱小弁之怨為親親之仁而卒之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他日萬章（孟子弟子）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

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公明高弟子問于公明高曾子弟子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無愁之貌我竭力耕田共平聲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非怨父母也蓋小弁宜臼之傅所作序但云刺幽王而實亦誨宜臼也維桑與梓田家之事固已教之雖

終失位為農夫猶當致敬於其所遺桑梓矣瞻依毛裏之云使人父聞之而不忍疾棄其子人子聞之而不敢傷厥考心者也父母之不我愛求其説而不得而疑於初生之辰所值之吉凶則真有于旻天于父母之怨慕矣孟子有取於小弁之詩人而非以寬平王宜白莫大之罪也

蓼莪篇名其一章曰蓼蓼者莪美菜匪莪伊蒿賤草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朱熹集傳曰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二章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牡蒿也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病也

三章曰缾之罄盡也矣惟罍缾小罍大皆酒器之耻鮮息淺反寡也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憂也

入則靡至

朱熹集傳曰言缾資於罍而罍資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缾罄矣乃罍之耻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葢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四章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謝枋得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疴癢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蔵之堂奥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疾病也長者如南風之長萬物調和其身體資養其血氣日夜望之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教育英材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

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懷抱其子而不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

五章曰南山烈烈高大貌飄風發發疾貌民莫不穀善也我獨何害六章曰南山律律猶烈烈也飄風弗弗猶發發也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卒終也末後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朱善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嘆詠者如陟岵鴇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

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鴇羽思念父母於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父母於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於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是則猶有望也若父母之既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也念有生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蓼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

三復流涕者亦非人之子也

臣按詩三百篇大抵皆忠臣孝子之作然而詩人之窮至於蓼莪而已極孝子之言至於蓼莪而深痛也鴇羽之詩人以親之養為心矣未若陟岵之詩人也陟岵之詩人以親之心為心矣未若蓼莪之詩人也一章二章言父母之失所望也三章言父母與子之相依為命也四章敘罔極之德呼號宛轉於報之無從也五章六章而後乃言其所遭

之異也孝哉為此詩者不怨天不尤人責己則不如其死思親則如見其生以此推之事君則未有不忠以此推之事長則未有不順以此居官萬無有辱其身以辱其親者也為人臣下者讀此詩而家有白髮之親則當以此義陳於君上不待報可而遄歸為人君上者讀此詩則當以將父將母之情恤臣下而遂其終養之志也噫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待雖萬鍾之禄何所用之哉

北山篇名其一章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强壯貌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不堅固也憂我父母勤於王事父母思己而憂三章曰四牡彭彭不得息也王事傍傍不得已也嘉善也我未老鮮少也我方將旅同膂力方剛經營四方

臣按此行役之大夫自以陟北山而采杞者偕偕然强壯之士子從於王事匪朝伊夕矣不敢怠息而歸此所以父母思己而憂也言己之强壯以見父母之已老矣王之使我以我為少而難得令我

之旅力則誠强壯而可以經營四方也言此者猶李密言盡忠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耳含蓄不盡所以為忠孝之言

禮記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平等也不爭

臣按宋儒吕大臨曰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孝經引此三者此獨云在醜不爭者上下驕亂

之禍為少而在醜之爭多也孝子一出言舉足不敢忘父母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則所以養親者果安在哉蓋溫凊定省養體之疏節在醜不爭亦養志之疏節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音梏）反必面（自外來欲省顔色故言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陳澔集說曰恒言平常言語之間也自以老稱則尊同於父母而父母為過於老矣古人所以斑衣娛戲

者欲安父母之心也

臣按業者有生之事也貴賤雖殊未有無所業者魯大夫公父文伯之母穆伯之妻敬姜訓其子曰天子大采朝日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知也地德日中攷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徧也序次也民事少采夕月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以三采與太史司載司天文者糾共也虔敬也天刑日入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

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必有所業也不皆習所業在上則忝厥位在下則為惰遊之士矣皆足以貽父母之憂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

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席容四人長者居席端若五人會則長者一人異席

邵淵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知愛敬其親而於人如忽焉則愛敬之道虧矣故年長於我事以父禮長我十年事以兄禮長我五年差肩隨之至於羣居五人則又異長者之席其於人庸敢慢乎以此事親愛敬之道盡矣

臣按經於天子之孝言愛親敬親而諸侯以下別

標事目邢昺疏言天子既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今觀曲禮所紀自凡為人子言之則五等之人亦通有不敢惡慢於人之義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室西南隅）坐不中席（主奥中席皆尊者之道也）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不敢迹尊者之所行）食（音嗣）饗不為概（不為概量限節順親之心也）祭祀不為尸（人子所不安）聽于無聲視于無形（先意承志）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音紫為近于讒）不苟笑（為近于諂）不服闇（不欺人所不見也）不登危（不行險以徼倖）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為友報

讐不有私財

臣按此皆孝子自甲以尊其親自重以愛其身也然至於無形無聲而於心想像常若父母將教使已然斯通於神明之道矣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不為飾也行不翔不為容也言不惰徒禾反惰訛不正之言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多品厭飫則口味變飲酒不至變貌人有常貌過量則變笑不至矧齒本曰矧見矧是大笑也怒不至詈怒罵曰詈怒而至詈是甚怒也疾止復故復其故常

臣按此經所謂病則致其憂也

居喪之禮毀瘠羸瘦不形骨不露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平聲則沐身有瘍音羊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音升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下不足以傳後故比于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于不孝

方慤曰毀瘠不形慮或至於滅性故也居喪之禮雖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喪其明焉雖聞樂不樂音洛然不可以過哀而聵其聰焉視聽衰則不足以當

大事也雜記禮記篇名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此前言為人子者居不主奥行不中道及其居喪則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者事死如事生也

臣按經言喪則致其哀此又以不勝喪比于不慈不孝以見禮不足而哀有餘亦非中道也居喪之禮不可勝載此為過於禮者訓蓋至愛出於天性不及者少也凶禮又五禮之一故或雜見於禮之教一條

文王世子篇名言文王為世子之事故以武王成王為世子之事繼之曰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

臣按父子之道天性也為人子而愛其親固不待學習之良知也而記云然者如乾知大始之知知之至者也上父下子與為一體故曰親親親者以三為五上祖父下子孫以五為九上高曾下曾玄而不得言以一為三如使為人子之道纎毫有未盡即貽謀之不令亦難以孝望之於其子矣周家自文王之於王季

武王之於文王世德作求其孝源源不竭讀世子之篇又有以知其家法之相承者然也

内則（篇名閨門之内軌儀可則故曰内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説（音悦）則復（扶又反下同）諫不説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父母怒不説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真德秀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覆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

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哉豈容一息忘哉是說也聖人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

臣按此即經諫諍章之旨此言與其得罪鄉黨州閭乃庶人之父有爭子則不陷於不義故專責其

子不可以不爭於父經言自天子諸侯大夫士故

兼責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况于人乎

真德秀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况人乎哉姑舉其近者

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愛之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以不敬之乎若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紞之讒不思太后之言而䟫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臣按曾子之言蓋包舉篇中所記子事父母之禮而釋之也真德秀又推而大之以著於愛親者不

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嫚於人之義然則内則一

書雖為降德於衆庶兆民而五等之孝通之者也

祭義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顔）聲不絶乎耳（常若聽命）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輔廣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乃人之心也先王能存其心故父母之容色自不忘於目父

母之聲音自不絶於耳父母之心志嗜欲自不忘乎心此固非勉強矯拂之所能然也亦致吾心之愛與敬而已愛則心也故曰存慤則誠也故曰著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安得不敬乎又曰一息不敬則絶乎理絶乎理則辱其親矣故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是乃思終身弗辱也

臣按經言祭則致其嚴此兼以愛敬明祭之義者

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敬生於愛也愛則存而敬則著如見其所祭者故曰著而其究也不見不聞故曰著存不忘乎心故三牲之養太牢而享不敬不嚴猶以為不孝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鄭康成注曰成人既冠者然則孝者不失其孺子之

心也

陸佃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根於心其發見於外如此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言敬故曰愛敬盡於事親

臣按此孝子事父母嚴起於親親生之膝下若但嚴威儼恪而已是成人之道非孺子慕者矣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曾子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

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于親敢不敬乎此五者皆足以辱親亨音烹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稱揚羨慕也然猶而也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

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陳澔集説曰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其次弗辱之事也博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也

備物謂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即大孝尊親之事也

臣按以上曾子之言三孝皆包括經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孝之義其言弗辱又包括始于事親中於事君終于立身之義居處不莊五句又居則致其敬一句之義為下四句之主大學所謂慎獨是也記禮者以入祭義之篇蓋祭之致其嚴即居之致其敬居則曰敬父母之身終而吾敬無

改也祭則曰嚴吾之身無不敬而莫嚴於祭也故曰十日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嚴之膝下而以之終身嚴之平日而致之於祭之日也非緣祭而後嚴明矣曾子之於孝經可不謂傳而習之矣乎

祭統篇名統猶本也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方慤曰以養志為上養口體為下此養之順也發音

聲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踈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又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言正與此合

葉夢得曰養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為樂之形也喪則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為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此觀其敬者敬為嚴之體也

臣按順孚經文屢見如五等之孝循分無違日用

三牲之養與啜菽飲水盡其歡均為順也順故樂因嚴教敬鬼享時思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也敬而時故嚴喪則言其質也子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致之云者人子之所自盡而觀人之法莫外於是矣祭統祭義皆與經文相表裏而方葉二家之說亦備矣但經言孝子之事親有五者而此但言三道者居則致其敬疾則致其憂皆為生養之事養可能也敬為難敬與養在一時也疾病則憂

復常則樂憂與樂無異故也書言重民五教五典之教惟食喪祭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先王之所為孝治天下者本此三道矣父子天性俯就跂及必至於是故不得嚴以待君子而寬以待中人此夫子作經之旨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